

【发郊】归来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13566)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13566>.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发郊, 姬屋藏娇 - Relationship , 姬发/殷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5 Updated: 2023-09-15 Words: 13,307 Chapters: 5/?

【发郊】归来

by [Ashley370](#)

Summary

姬发和殷郊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时光，一起走过战火纷飞的岁月，走到生死相随的结局。

姬发是隐忍克制、睿智沉稳的，但他却愿为八年前那片月光清醒地沉沦。

殷郊是殷商最尊贵的太子殿下，是最纯洁无瑕的月光，最明艳浓烈的焰火。

有生子，睡奸，囚禁。但是全文很纯情，记录我们朝歌第一初恋的爱情故事。

Notes

殷郊除去头上的发冠，一头青丝垂泻而下，再脱去身上的铠甲、衣裳，将肉体袒露在他面前。殷郊不着分寸地躺在他的床榻上，将他拉近，牵引着他的手在自己身上抚摸，从滚动的喉结到耸起的锁骨，从丰满的胸乳到凹陷的腰窝。

归来

1

空旷无垠的冀州雪原之上，突兀地燃起一团跳跃的光亮，将这片死气沉沉的雪原撕开豁口，那是一簇簇来自殷商军队驻扎地的篝火。营地的一簇篝火四周，围绕着诸多攻克冀州城归来的殷商战士们。在那一张张生气蓬勃、被烈酒醺得红通通的年轻脸庞中，角落里的一人显得尤为格格不入。他面容俊秀非常，却神色淡然，那双眼睛表面上平静无波，却隐隐有暗波涌动。此人正是西岐年轻的质子——姬发。他死死盯着人群中央的焦点，半晌才干渴地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

人群的中央站着殷寿主帅的独子，也是殷商的王族之子——殷郊。他站在四周目光的焦点之处，为冀州大胜致辞。如瀑月光偏爱于他，独向他一人倾泻而下，一旁跳跃的篝火映亮他俊美的面庞。他那双深邃的眼睛中有火光跃动，两旁柔软的碎发在夜风中撩人地飘动。四周的年轻士兵附和着殷郊，浑厚嘹亮的嗓音响彻冀州夜晚的雪原。

姬发看着那人，只觉心头饥渴，刚刚喝过的酒让体内的火越烧越旺，姬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被烧得冒烟了。

他垂涎地望着殷郊，眸色愈渐深沉，犹如暗礁浮出水面，那恶狼般饿得发绿的目光似乎在一件一件地扒开殷郊身上的衣服，显露出层层布帛下修长清晰的锁骨，饱满丰盈的胸肌，紧窄有力的腰身……

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正被兄弟幻想的殷郊正和他人谈笑，说到兴处，开怀大笑，他深邃的眼眸和俊朗的笑容，袒露在白雪洗过的月华下，脚下飞溅的火星，空气中燃烧的干草味，彻底点燃了姬发。

姬发察觉自己的身体起了反应，沉默地放下酒碗，悄然离开了人群。殷郊此时似有所感，回头朝姬发的位置望去，只看见姬发独自离去的背影。他有些无措地站在原地，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姬发似乎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他越想向姬发靠近，越是清晰地感受到姬发的抵抗与疏离。

姬发实际上几乎是逃一样地冲回帐篷里，急匆匆地拎着木盆和衣物去洗澡。年轻的将士们都在营地前喝酒划拳，姬发于是在简陋的浴房内放心地除去衣物，伸手握住自己下身勃发的欲望。他面朝墙壁，头也靠在冰冷的土墙上，烈马一样喘着粗气，右手不停地套弄着勃起的阳具。那胯间之物，尺寸惊人，雄赳赳气昂昂地抬着头，任凭姬发怎么抚弄也不肯喷吐精元。姬发只好在脑海里想象殷郊的模样，先是那张丰神俊朗的脸，剑眉星目，鼻如刀削，笑时肃气尽消，只剩率真烂漫。殷郊嗜酒，闲暇时常约他饮酒，但酒量远不如他，常常喝得两颊酡红，昏昏沉沉地靠着他的肩膀入睡。

姬发不敢僭越，他从来只是趁殷郊睡着，极轻极珍重地抚摸殷郊两鬓的碎发，他连一个吻都不敢偷。

姬发又想起殷郊赤身裸体的模样。

殷郊对他没有任何邪念，自然不惧在他面前赤裸身体。军中的男人相互搓澡，或是从大通铺上醒来，裸着身体穿衣服，最是常见。殷郊虽是王孙，但自幼在军中长大，也与他们这些质子同吃同住。姬发总是避无可避地撞见殷郊的裸露的身体，那具肉体，真是极其俊朗，极其诱人。蜜色的躯体，饱满的胸乳上是圆润鲜红的乳头，腹肌块块分明，紧窄的腰身下是挺翘的双臀，臀下一双又长又直的腿，不知道能在床上被折成什么模样。

姬发长大之后，总是推拒帮殷郊搓澡擦身子，殷郊笑骂他越大越金贵。他只能笑着摇摇头，却在殷郊看不见的角落里继续放任自己的下流念头阴暗疯长。他若是真正触碰上那具自己日夜肖想的肉体，不知会化作怎样贪婪可怖的野兽，也许只会想着把殷郊嚼烂咬碎，拆吃入腹，经年累月的饥饿感已经把他折磨得太久。

仅仅是肖想殷郊本身，已经不能满足此时的姬发。他看着胯间雄起的性器，情潮不减反增，灼热的欲望如同战场上的烈火，在小小的浴房内将他烧得神志不清。他更大胆地想象，殷郊除去头上的发冠，一头青丝垂泻而下，再脱去身上的铠甲、衣裳，将肉体袒露在他面前。殷郊不着分寸地躺在他的床榻上，将他拉近，牵引着他的手在自己身上抚摸，从滚动的喉结到耸起的锁骨，从丰满的胸乳到凹陷的腰窝。殷郊在他耳边喘着热气，下体能耐地磨蹭着他，暗哑的嗓音喊着他的名字，“啊……姬发，姬发……”

姬发沉沦地闭上眼睛，手上动作加快，“殷郊……”，手中滚烫的阳具终于泄出一股浓精。姬发看着墙壁上的白浊，脑子这才清醒了一些，他感觉脸颊烫得厉害，脑海中殷郊情动喘气的模样挥之不去。

姬发又难堪又酸涩，靠在墙上沉默了很久。

他洗了很久的冷水澡，才披着一件松散的外袍走向营帐，浑身散发着水汽。大营地上三三两两地倒着醉酒的士兵，巡逻的将士在一群醉汉中穿行。姬发朝巡逻的将士点点头，矮身进了自己的帐篷。他刚进去，就闻到冲天的酒气，还听见了一声极其熟悉的嘟囔声。这一声，明明微弱，落到姬发耳里却如雷贯耳，把姬发震得僵在原地。那大喇喇地躺在他塌上的醉汉，不是别人，正是殷郊。

姬发感到体内的邪火隐有复燃之势，但还是强行压抑住，走近殷郊。他推了推殷郊，道，“殷郊，醒醒，走错帐篷了。”殷郊两颊通红，睁开泛着水光的眼睛，他认出了姬发，道，“头晕，躺会。”

姬发道，“你帐篷不比我这里舒服？我扶你回去躺着。”说着便要去扶起殷郊。殷郊不满，按住姬发的手，皱眉道，“头晕，起不来。一起睡吧。”殷郊言罢，还往里缩了缩，给姬发留了位置。

姬发心下暗道不妙，可恨自己喜欢上这么个空有皮囊、没有脑子的人，竟然一派天真地对他这种龌龊小人盛情相邀。自己可是刚刚才意淫过他的身体。

姬发有那么一瞬间，不想继续做什么正人君子了，他真想现在就把殷郊扒个精光，再在床上将自己经年累月的幻想一一试验。

姬发呼吸重了几分，“你不起来，那我去你营帐睡。”

殷郊此时猛然伸手拉住姬发，姬发一个不稳，被殷郊带着一齐摔上床塌。殷郊抱着姬发，头脑不大清醒，他想起姬发对他愈渐冷淡的态度，胸口有点堵，道，“又不是没一起挤过，怎么非要走？”而后，殷郊实在困得厉害，声音越来越小，“别动了，睡觉。”

“殷郊！殷郊！”姬发浑身僵硬，他察觉到自己的下体正慢慢地挺起。姬发被吓得不敢动弹，大气也不敢出。他等着自己体内乱窜的情欲逐渐平息，才轻轻喊了几声，“殷郊？殷郊？”但无人应答。

姬发叹了口气，转身面对殷郊，两人靠得极近，近得姬发只要稍稍倾身，便能吻到那两片唇。但他不敢。他只是满怀爱慕地抚上殷郊的脸庞，抚摸那两道剑眉，抚摸那浓密的睫毛。姬发的手指更大胆地游走到殷郊的两瓣薄唇之处，他犹疑片刻，轻轻点上，那柔软的触感叫他满心动。

姬发想，他们是挚友，是君臣……却唯独不可能是自己肖想的那种关系。殷郊将来会娶妻生子，他会有美貌聪慧的妻子枕在身边，毫无顾忌地吻他、爱他，与他交欢。而自己，离他最近的时刻，也不过如此而已。

一想到殷郊将会和别人相爱欢好，姬发便觉胸口一阵酸涩。姬发在遇到殷郊之前，从不知自己竟然如此怯懦。他敢从西岐远赴千里到朝歌寻求功名，他敢上战场以一当十迎刃杀敌。但他不敢碰他，甚至不敢说爱他。因为每当他看着殷郊投向自己的清澈无邪却毫无爱意的目光，他便懂了他们之间的结局。

姬发自嘲地笑了笑，静静凝望着殷郊熟睡的脸庞。

Chapter 2

Chapter Summary

殷郊伸手捶了捶自己的肩膀，身前的单衣完全敞开，胸乳腹肌大喇喇地袒露在空气中。姬发来不及收回目光，被眼前这香艳的场景激得一时气血上涌、头晕目眩。

殷郊醒来时，头昏脑涨，想必是昨晚喝了太多酒的缘故。他发觉身旁似乎还躺了个人，定睛一看，竟是姬发。姬发面朝着他，与他睡在一个枕头上，呼吸平稳，似乎还在睡梦中。殷郊见自己竟死死抱着姬发，遂松开环抱着姬发的手，想要坐起来。但他刚松手，姬发就紧跟着醒了。

殷郊坐起来，问道，“这是你的帐篷？我怎么会睡在这儿？”胸前没系紧的单衣随着他的动作敞开，裸露出大片饱满的胸脯。

姬发的目光像被烫着一般，极其不自然地移开，“你不记得了？你昨晚喝得醉醺醺的，走错帐篷了。”

姬发这床对于两个一米八的精壮男人来说，小得可怜，两个人竟然就这样蜷曲着身体相拥而眠。如今殷郊醒来，觉得浑身酸胀，“你怎么不去我那顶帐篷睡？这样不挤吗？”殷郊伸手捶了捶自己的肩膀，身前的单衣完全敞开，胸乳腹肌大喇喇地袒露在空气中。姬发来不及收回目光，被眼前这香艳的场景激得一时气血上涌、头晕目眩。他忍不了了，不容抗拒地伸手，“唰”地替殷郊拢好衣服，飞快地打了好几个死结。

殷郊被他这一连串动作吓得发懵，低头看着姬发打结的手。他正要出声询问，姬发却连忙用话堵住他，“我昨晚是想走，你非抱着我不肯松手，你那浑身蛮力，我哪里挣得脱？”

殷郊抬头看姬发，与浑身野性截然不同，他那一双眼睛清澈率真，犹如稚子。他目光探究，似乎疑心姬发的说辞。

姬发每每看见那双清澈得像一面镜子的眼睛，总能从里面照见自己的下流不堪。他道，“别问我你为何要抱着我，我怎么知道？我倒是听说过未断乳的稚子睡觉时是要母亲陪的，你是也不是？”

殷郊被气笑了，作势要打他，两个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从床上滚到铺着兽皮的地下。

殷郊力气大得出奇，仅凭蛮力，姬发必然打不过他。但论机敏，殷郊却逊他三分。姬发和殷郊扭打的时候，悄悄伸手去挠了他的胳肢窝，殷郊胳膊一颤，姬发趁机从殷郊的臂膀下脱身，腰肢一扭，跨坐在殷郊身上，将殷郊死死按在地上。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衣袍散乱。

姬发逼近仰倒在地上的殷郊，笑道，“服不服？”

殷郊皱起一对好看的剑眉，喝道，“你惯会耍这种伎俩，不服。”

两人一上一下，青丝交缠，姬发看着殷郊仰望他的那双眼眸，既深邃又清澈，甘澧一般倒映出他的影子。他忍不住越靠越近，妄想从殷郊眼里看见自己的模样。

“……姬发？”殷郊见他神色有异，担忧地低唤他的名字。

姬发猛然回神，殷郊还眨着一双澄澈清冽的眼睛望着他，因为方才的缠斗，殷郊额上渗出细细的薄汗，脸色微红，近在咫尺的呼吸温热地扑在姬发的脸庞上。

姬发从殷郊身上几乎是跳起来，他背对着殷郊，故作镇定，“能打胜仗，就是好手段。”他胸膛的心怦怦乱跳，脸颊发烫，好险，他方才，险些就要吻下去了。

身后传来窸窣窸窣穿衣服的声音，殷郊的声音随之传来，语气里带着惯常的自信与不屑，“不依靠这些计谋手段，我在战场上也不曾输过。”

姬发听见殷郊坐下的声音，知道他要束发了。姬发转身走过去，自然地挽过殷郊的长发，看着铜镜里的两人，莞尔道，“我刚刚不就赢了你？不只这一次，以前不知道赢了多少次。”

殷郊一时被噎，微微抬起下颌，面上一派少年人的倨傲，“我也并非不曾赢过你。不过，这不一样，我说的是战场上……”殷郊猛然转头看他，笑道，“战场上，你是我交予后背的人。”

姬发心念一动，垂帘应了一声，“对，我永远站在你身边。”

清晨的日光从窗棂射入，洒落在王孙深邃俊美的容颜之上，雍容华贵至极。

姬发神往地望着殷郊，在那么一瞬间，他恍然望见了未来君王才有的风姿神采。

姬发忘不掉，他第一次走入朝歌的那个晚上。乌云蔽月。姬发和其他十一二岁的质子一同被安置在望明殿。他与其他质子不同，他是自愿来朝歌想要一展抱负。于是，在其他质子萎靡叹息之时，他满怀憧憬地在望明殿内闲逛。走到门口，守卫却拦下他，怕他要逃走。姬发心下不屑，他跟那些哭哭啼啼的质子可不一样，他是一心要到朝歌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

但姬发也不恼，被拦了就折返，他四下闲逛，憧憬着明日即将会见的传闻中英勇无双的殷寿主帅，在他的带领下，自己一定能建立一番功业，名垂千古。

姬发嫌殿内的质子们唉声叹气、哭哭啼啼的，烦人。他三两下爬上一棵极其高大的槐树，凭借极佳的眼力，望见不远处有人在靶场练习射箭。

那人看身形似乎年纪和自己差不多。一阵风过，乌云散开，月华洒落，那人于月华中长身玉立，碎发飘动，挽弓如满月，瞄准靶子后轻轻一放，箭便破空呼啸而去，稳稳钉在靶上红心。姬发看呆了，他的箭术在西岐那一片，除了大哥，无人能胜过他。他常安慰自己，大哥也不过是占了年纪上的优势，多比他练了几年，待他长大，定能胜过大哥。但这月下少年的箭术，竟比他大哥还要精湛不少。

姬发的好胜心上来了，他从槐树上拼命地往前探，想要靠得更近一些，以便能看清那少年的面容，改日与他比试比试。

那少年恰好转身向他的方向走来，清俊的脸庞袒露在月华下。姬发依稀见得少年的面容，少年剑眉飞扬，鼻如刀削，双目深邃，唇瓣饱满。少年刚刚结束练习，满脸通红，额头到下颌流下晶莹的汗水，两鬓的碎发被汗浸湿，紧紧贴在脸颊上，散发着一股天然野性的魅力。那少年似有所感，皱眉抬头往姬发藏身的方向望了两眼。姬发突然间有些羞赧，他悄悄缩回枝丫间，不愿叫那少年发现他。

少年让姬发想起在西岐山野间见过的一种动物——狐狸，在无人的山水间兀自玩耍，听到人的脚步声，会立马爬起来，支起耳朵，又大又明亮的眼睛机警地巡视四方。与人对峙时，狐狸会龇牙咧嘴地威吓，玩水打湿的毛发贴在两颊，睁着又大又明亮的眼眸警戒地望着敌人。

少年见没有异动，转身离开靶场。少年身影已经走远，姬发仍忍不住回想着少年近白色的衣摆上描绘的云雷纹，以及腰间悬吊的玉佩。他伸手摸了摸自己腰间的玉环，思索着，那少年衣着服饰尊贵、步履姿态雍雅，不知是哪位王孙……

不知是哪位王孙，面容竟然生得……如此昳丽。

姬发从树上跳下来，若是王孙，怕是没机会找那人切磋比试了。他轻轻叹口气，君君臣臣，王孙与质子之间，自然是没什么机会打交道的。

然而，不出几日，姬发竟面对面地见到了那少年王孙。少年从殷寿身后款款走出，神色不怒自威，仪容华美尊贵，朗声道，“我乃主帅殷寿之子——殷郊。即日起，我将与诸位一同加入军队，与诸位同吃同睡、同进同退，共同护卫大商。幸哉！天佑我大商！”

淹没于人群中的姬发，静静地望着少年殷郊。他来这之前，最敬仰最憧憬的人是殷寿，但他此时的目光却牢牢地被殷郊吸引。说不清是因为什么，也许这就是天命所召。

姬发一直都记得要与殷郊切磋箭术，练习得尤其刻苦。他也确实某日赢了殷郊。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执念不过是在箭术上叫殷郊输得落花流水，但等他真的赢了，却又觉得不过如此。

当时的殷郊输了也不恼，“你且等着，我们来日再比，我定要叫你输得心服口服。”

姬发得意一笑，“好，多久我都等。但是，殿下，你在练，我也在练，你怎么可能赢得过我？”

“来日方才，你且等着。”殷郊毫不服软地看了他一眼，意气风发地驾马离去。

姬发突然之间听见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声，一下比一下疾速，一下比一下猛烈，跳得他心

慌。他的情绪豁然裂开一道口子，从中洪水一般奔涌出经年累月的钦慕与眷恋。姬发彻底慌了，他努力地想要弥补着什么，哪知这情感不受控制，得见天光，则覆水难收。汹涌的情感叫少年人的心墙裂出一条又一条缝隙，直至轰然倒塌。

“姬发！上来！”

殷郊策马而来，俊美深邃的面容上挂满了黑泥与鲜血，唯有那双眼睛亮得出奇。烈火与厮杀声之中，姬发伸手抓住殷郊递过来的手，悬空跃上马背，将所有灼烧的火焰和淌血的尸体扔在身后。就在这一瞬之间，他原来的位置被一支利箭射过。姬发望着那箭矢还在颤动的尾羽，又将头转回来，伸手抱住殷郊的腰，疲倦地靠在殷郊的肩上，四周的视野里充斥着冲天的烈火，鼻间充斥着汽油、鲜血和大雪的味道。姬发的手又抱紧了一点，原来这世间会有这么一个人，与他在离文明最遥远的战争之地，在离死亡最近的尸山血海之中，紧密相拥。

他幼时在西岐，与那些贵族子弟比试箭术，他总能拔得头筹。他取胜之后，站在高高的巨石之上，遥指朝歌的方向，“我今后，要跟随商王征战四方，建功立业。大商王朝，将四处赞颂我的功绩。”

底下的小孩嗤笑道，“姬发只会空口说白话。战场可危险了，你不怕？”

姬发轻轻一笑，“若能建功立业，虽死，何惧之有？”

彼时马背上倚靠着殷郊的姬发却心头酸涩，虽死，何惧之有？他再说不出口等少年意气的话了。他想一直看着殷郊，想陪他更久一点，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死去。何人还能如此刻骨，能叫他死不甘心。

姬发回神，他已经替殷郊梳好了发髻。他悄然而珍视的抚摸殷郊的鬓角。今后是谁的女儿，谁的母亲，来替他的心上人束发呢？

姬发仿佛被针刺了一下，黯然收回手。

冀州之战前几日方才结束，此役虽然凶险，但他们不负众望收复冀州。是以战士们宴饮数日，今日才准备班师回朝。

殷郊从椅子上站起来，顺手牵起姬发一络青丝，“我帮你？”

姬发却推开他的手，“你从没梳好过，今日我们班师回朝，定有商民夹道欢迎，你别糟蹋我的头发，省得我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鸡窝回去。”

殷郊心想，我的手艺真有这般差劲？见姬发面色不似作伪，他只好道，“好吧，你赶紧出来。”言罢，转身离开了姬发的帐篷。

殷郊手艺不好，但不至于像姬发说得那么糟糕。只是姬发心中有鬼，不敢叫殷郊触碰他的头发。

姬发青丝散乱，直愣愣地望着殷郊离去的背影，直至看不见，也还痴傻地站着。他恍惚间又回到八年前那个夜晚，也是这般凝望王孙离去的背影。八年了，一切都没有改变。他还是那个满腹倾慕不敢吐露的西岐质子，只敢偷偷望着心上人离去的背影。

Chapter 3

Chapter Summary

姬发此时有些后悔，自己这些年是不是太谨慎了，就算他抱着殷郊亲吻，殷郊怕是也只会感慨兄弟情深。

Chapter Notes

想要一些评论(o·▽·o)

殷寿打头领他们班师回朝，一路上，商朝子民夹道欢迎。少年驾着金络青骢，身着黄金战甲，昂首挺胸，意气风发。

姬发曾以为这就是他的生活，随主帅殷寿征战沙场，大胜归来授受王恩。但没想到就是这大胜而归的短短一夜，风云突变。

殷商大王与嫡子皆丧命，而殷寿即位成了商王，殷郊也受封成了太子。

殷郊夜里约姬发到寝殿饮酒，痛斥殷启弑父，枉顾人伦。姬发表面虽附和，内心却疑窦丛生。他虽然与殷启接触不多，却也知晓殷启是个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的性子，怎会突然暴起弑父？而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获利最多的人无疑是……姬发不敢再想下去，也许天命如此，殷寿命中注定要成为天下共主。

殷郊不胜酒意，起身走到卧榻躺下，身上白色的吉服月华一样铺在床上，衣袖边滚着烫金的云雷纹。太子受封后已取了发冠，此时只是简单挽了个发髻，如瀑青丝垂至腰封。

姬发受封做了王家侍卫，此时刚刚值班结束，盔甲头盔还穿戴得板正，方才饮酒也不曾取下。

殷郊拍拍他旁边的床榻，“坐上来，这里就你我二人，别跪着了。”

姬发只是走过去，仍跪坐在殷郊塌前的地上。他逆着洒入殿内的月光，仰头凝望大商尊贵的太子殿下。太子坐姿懒散，长发披散，衣襟微敞，裸露出诱人的胸脯。

姬发目光迷离，“这里是朝歌，是商朝王宫，哪有侍卫爬上太子卧榻的道理？”

殷郊觉得这话有种说不出的奇怪，但他却想不明白哪里奇怪。他摘下姬发的头盔，探身放到一旁的案上，青丝衣袍自然地拂过姬发的脸庞，衣襟上熏染的龙涎香就这样不经意沾染到姬发心上。

姬发搂上那截劲瘦的腰，借着打闹的名头，把殷郊按到床上，笑得露出两颗虎牙，“殿下怎么这般大意？中路空门可是兵家大忌。”

殷郊一时失神，胸膛起伏，皱眉道，“好啊，方才还装得一副循规蹈矩的模样，现在这算什么？”殷郊正要还手，姬发却松开他，瞬时倒在他旁边的塌上。酒意翻涌，姬发突然想起什么，“没人会在这时候来你寝殿吧？若有人见我以下犯上，睡在太子卧榻，是不是杀头的大罪？”

殷郊笑了笑，转身面对他，“现在才想起来是杀头大罪了？凭你从小到大的行径，真要论罪，脑袋都不知要掉几回。”

姬发也转头看他，顺着他问，“殿下，臣何罪之有？”

殷郊枕着一只胳膊，略微有些醉意，“那可多了去了。”

姬发望着殷郊的眼神逐渐涣散，他情不自禁地伸手勾住殷郊的手指，“殿下，臣愿闻其详。”

殷郊此时也许有些乏，竟没意识到姬发勾绕把玩他的手指有多么暧昧，他沉吟片刻，道，“你曾藏过我的琴弦，叫我练不成琴。”

“那明明是你自己不肯练，非叫我帮忙。”

“还有初入军营那段时间，他们都还畏惧我的身份，你就敢来用麻袋套我。”

“那是误会……我明明见着是崇应彪，不知怎么就一麻袋套住了你……”

“你还偷了我的腰封。”

姬发一震，看着殷郊，半晌没有说话。

殷郊有些困，他闭上眼睛，笑着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在门外看见了。”

姬发的心不安地跳动着，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他有些害怕殷郊的审判，却又有种如释重负的解脱。

“我知道你尊敬我父王，但是那腰封是我参加剑术比试从父王那里赢回来的。你若是想要，应当自己去赢一条。”

姬发愣住，像泄了气的皮球。这傻子，竟以为自己拿他腰封是钦羡他剑术赢了第一。姬发报复性地握紧了殷郊的手指，傻子，这都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吗？

姬发此时有些后悔，自己这些年是不是太谨慎了，就算他抱着殷郊亲吻，殷郊怕是也只会感慨兄弟情深。

姬发自暴自弃地道，“姬发如今夜闯太子寝殿，又多一条罪状。姬发百罪加身。”

殷郊此时才想起些什么，长睫微颤，睁开眼睛，从姬发手里抽出自己的右手。姬发的手心一空，也跟着失落。

殷郊从怀里掏出一件鱼符，系在姬发腰上，“今日本想把它给你，险些忘了。这是鱼符，可自由出入我的寝殿，恕你无罪。”

姬发心头一热，摩挲着腰间的鱼符。一时之间，千万种情绪在胸口奔涌，他忍不住再三确定，“只给了我吗？”

殷郊疑惑道，“不然呢？我这太子寝殿是什么菜市场吗？谁都能进进出出？”

姬发哈哈大笑，抱住殷郊，“好，鱼符既给了我，我便夜夜来寻你。”

Chapter 4

Chapter Summary

姬发脑子一片空白，呼吸骤然滚烫起来。只觉得耳边一时嘈杂得犹如千万媚鬼在呢喃絮语，一时安静得如天地万物悉数寂灭，他拨开一层又一层的帷幔，魔怔了一般地朝池中的殷郊走去。

“姬发？你不是已经结束今夜的值班了吗？怎么还不休息？”

姬发回神，转头看见是一个相识的侍卫喊他。姬发把手中摩挲良久的鱼符悄悄挂回腰间。

姬发道，“啊，随便走走。”

“我看你站在那儿半天了，怎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可能最近有点累，”姬发神色不大自然，“那我先回去了。今晚辛苦你们。”

那人朝他点点头，领着一队侍卫往别处去了。

姬发的脚步沉重地叩在木板上，身上的黄金鳞甲随之沙沙作响。他这几日刻意避开殷郊，但就在这数日之间，他的思念却如野藤疯长。

数日之前，他结束一日的轮值，去找殷郊。因有太子赐予的鱼符，门口的侍卫没有拦他，也没有通报。他走进敞开的大门，殿内空空荡荡，不见殷郊人影。他喊了殷郊几声，隐隐听见侧殿传来声响，便循声而去。

姬发从层层叠叠的青幔间隙中望去，看见一个人影背对着他，正在水汽氤氲的池中沐浴。那人长发披散，拢在胸前，被水洇湿的几络青丝柔顺地贴在修长的脖颈和饱满的胸脯上，蒸腾的水汽将他蜜色的肌肤熏染出一层薄红，随着他的动作，从池中带起的水珠沿着他背部精悍的肌肉、凸起的脊椎骨舔舐而过，最终融化在臀部隐秘之处。他微微侧头和一旁的宫女攀谈，从姬发的视角，可以看见他浓密的睫毛上凝结的水珠，滚滚欲坠。

姬发脑子一片空白，呼吸骤然滚烫起来。只觉得耳边一时嘈杂得犹如千万媚鬼在呢喃絮语，一时安静得如天地万物悉数寂灭，他拨开一层又一层的帷幔，魔怔了一般地朝池中的殷郊走去。

但还没靠近，他便看见殷郊朝那宫女笑了，那是他不曾见过的笑意，不同于往常那种爽朗、坦率的笑，那笑在水汽氤氲下若隐若现，看起来既温柔又迷人，那轮廓深邃的眼角眉梢潜藏着甜蜜缱绻，嘴角的酒窝也像盛着馥郁醉人的美酒。

姬发愣了愣，扭头去看一旁那个宫女。那宫女似乎与殷郊十分熟稔，并不按宫规俯跪一旁，而是跪在殷郊身侧不远处，耳朵红红的，与他亲昵地说着什么。那宫女与殷郊越凑越近，似乎下一刻就要吻在一起。

姬发的神智霎时回笼了，他惊慌失措地错开眼，转身逃出偏殿。

他的胸口又酸又涨，弥漫上一股窒息感，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他又惶惑又迷茫。缺氧的大脑让他步履蹒跚，他踏出殷郊寝殿的时候，甚至险些被门槛绊了一脚。在最初的茫然之后，他才迟钝地从胸口的窒息感中察觉到细密难忍的心痛。

姬发回神，他竟不知不觉中沿着朝歌王宫的长廊又走了一圈。

他从长廊的屋檐下望去，望见天角的一轮明月。他隐匿在回廊投下的阴影里，试探着伸手想要盛起那片月光。他想起八年前，他曾以为月光短暂地照耀了他，却忘了就算在当初，他也藏在槐树的枝丫间。

“追！太子往那边跑了！”

不远处突然传来巨大的动静，姬发闻言一惊，心头升腾起不好的预感，他急匆匆地朝声源处奔去，浓重的夜色下，商宫的亭苑小道间穿梭着无数火把。他抬头，望见一个长发披散的人影，拖着长剑跳下摘星阁的屋檐，夺路而逃。

只是一眼，姬发便认出了殷郊的身形。携剑擅闯摘星阁……姬发大致猜到了侍卫为何要追捕殷郊，但殷郊为什么会执兵刃闯入摘星阁？他那样尊敬崇拜大王，不可能对大王不敬。

姬发暂时按下心头疑惑，又推演了殷郊逃跑的路线，发现那是条死路，心头咯噔一下，赶紧抄近路追过去。他翻过一堵围墙，将其他侍卫远远甩在后头，于闲置的兽笼上疾行，追逐不远处的人影。

殷郊在月下仓皇逃跑，青丝散乱，衣袍飞舞，手中的鬼侯剑折射着寒凉的月光。

姬发见殷郊很快跑到墙角尽头，也放缓了脚步，从兽笼之上跳下，慢慢逼近殷郊。姬发看着殷郊被自己围堵到走投无路的死角，心底竟第一次升腾起晦暗隐秘的快感。他像一道铁门，殷郊被他用身躯锁入阴暗的牢笼。他可以恣意地欣赏殷郊，如同欣赏自己捕获的猎物。

走投无路的殷郊踌躇半晌，最终只能崩溃地转身，如逼至绝路的野兽，发出绝望的咆哮，举剑朝来人砍去。

姬发停下脚步，看着殷郊飞舞的青丝，翻飞的白色寝服，还有那双目光如炬的眼睛，他竟忘了躲闪，以血肉之躯直直迎上鬼侯剑尖锐的寒光。

他可以砍下来，姬发竟怔怔地想，自己的血会涂上鬼侯剑，魂魄也附在上面，在殷郊每一次握剑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滚烫的血液和疯狂的灵魂。

事后多次，姬发想起今日，都会发现，自己敢以血肉之躯迎接鬼侯剑，相信殷郊不会伤害他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他心底渴望着殷郊伤害他，让自己滚烫的血喷射到殷郊的脸庞，叫殷郊再也忘不了他。如果他注定无法得到殷郊，那么就让殷郊一辈子刻骨铭心地记住他——无论是以怎样的记忆。

殷郊见是他，猛然停下来，脱了力一般地垂下鬼侯剑，目中凶光尽消，抓紧几步奔向他。

“姬发？”殷郊神色露出几分欣喜。

姬发朝他安抚性地点点头。

殷郊望着他，惶惑不安，眼眶红红的，似乎之前哭过，姬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姜王后死了。殷郊身形摇晃，如摇曳的残烛，似乎风一吹就要灭了。

“姬发，我该怎么办？”殷郊望着他，就像看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哀伤惊恐的眼睛里倒映着他的影子。

姬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毫不犹豫地伸手，把他牢牢抱进怀里，“没事，我知道有一条密道，直通宫外午门，你出宫直接去找大祭司。”

姬发感受到怀里的殷郊身体在轻微的颤抖，但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只好松开了殷郊。姬发领着殷郊到一处暗口，他用力扯下栅栏，示意殷郊进去。

殷郊进去后，又转头望向他，“那你怎么办？”

殷郊注视着他的那双眼睛，深邃美丽，盈着一汪月光，眼眶微红，散乱的发丝被汗水润湿粘在眼角，衬得眼尾的一颗泪痣绮丽勾人。姬发不合时宜地很想吻他，这样脆弱不堪而美丽诱人的殷郊，激发了他心底难言的爱欲。

殷郊见他没有回应，担忧地摸了摸姬发的手。姬发矮身，抚上殷郊的脸颊，“你把鬼侯剑给我，我自有办法。”

殷郊不知道他的办法，却还是将鬼侯剑毫不犹豫地扔给他。

“你快走。”

殷郊的身影于是消失在漆黑的暗道之中。

姬发望着殷郊离去的背影，抓起鬼侯剑在自己的胳膊上狠狠划了一刀，鲜血如注。他本想说将追兵引到其他地方，但时间完全来不及，他只好倒在暗口旁边。他刚摆好姿势，追兵便到了。

“殷郊呢？”听得一声暴怒的大喝，姬发抬头，看见了崇应彪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庞。

姬发只是捂着胳膊上的伤口，没有理会他。

崇应彪扫了一眼姬发胳膊上的血痕、地上的鬼侯剑和旁边的暗道，“呵”地冷笑出声，就要矮身钻入暗道。姬发一惊，这么点时间，殷郊怕是逃不了多远。他盯着崇应彪的背影，竟起了杀心。就在姬发犹豫着将要抓起一旁的鬼侯剑时，从旁突然斜伸出一只手，拦住崇应彪。

“等等，下面黑，我们先找火把。”

姬发抬头，看见是姜文焕，心头暗暗松了一口气。

崇应彪犹豫了半晌，看着姬发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又看了一眼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道，疑心下面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只好放弃追捕。

等大部队带着火把赶到，下去搜捕时，殷郊早就逃远了。

无功而返的崇应彪从暗口爬上来，看见姬发捂着伤口站在不远处，心头火起。他推开人群，把手中的火把恶狠狠地砸到姬发脚边，用手指着姬发，冷笑道，“你私自放走逃犯，可是死罪。”

姬发面无表情地望着崇应彪，毫无惧色，“我追捕不力，不慎被伤，导致逃犯逃走，我自会去军中领罚，不劳北伯侯费心。”

崇应彪哈哈大笑，骤然间面色一凝，双目如淬了毒的利箭，盯着姬发，“你小子千万别露出马脚。”

崇应彪转身走了，四周的侍卫也被领队领着慢慢离开，不多时姬发便被孤零零地留在原地。他看着崇应彪离去的背影，突然想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年幼的姬发半夜起来解手，听见隐隐约约的哭声。姬发有点尴尬，摸了摸鼻子，这都来多少天了，怎么还有人哭。还特意选在半夜一个人躲起来哭，还刚好在他去茅房的路上！

姬发犹豫着，不知道要不要去解手。

不行，他白天贪杯，喝了太多酒，真的憋不住了。撞见就撞见吧，反正他也撞见过不少人掉眼泪，多一次少一次又有什么区别。姬发走过去，以为是苏全孝或者是鄂顺，也可能是姜文焕，但他绕过宫柱，撞见的却是崇应彪！

姬发和涕泗横流的崇应彪两两相望，空气中弥漫着十足的尴尬味儿。

姬发心中大吃一惊，崇应彪为人嚣张跋扈，常常嘲笑其他质子哭哭啼啼的像要奶吃的小孩，姬发便以为此人也是自愿来朝歌建功立业的。没想到，崇应彪不是不难过，只是一个人躲起来哭。

姬发连连摆手，结结巴巴地道，“额……额……我、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是起个夜……”恼羞成怒的崇应彪脸红得像猴子屁股，朝他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滚！”

姬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但崇应彪从那以后，便开始处处针对他。

崇应彪屡屡挑衅他，他也只是呛回去、打回去，最严重的一次，两人打得各自头破血流，最后因互殴扰乱军纪各领了五十大板。

但是现在，姬发却第一次对崇应彪真真切切地起了杀心。一股寒意如跗骨之蛆，让他心惊。

自从龙德殿那日之后，姬发感受到，过去那个半夜躲起来偷偷哭泣的崇应彪，已经随着他的父亲一同死在了龙德殿上。现在的崇应彪壳内，已不知是什么怪物。

那自己呢？他幸运地没有伤害父亲，但他的信仰剧烈地动摇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还在坚持什么？他又在怀疑什么？

而过去那个姬发，会对朝夕相处的战友起杀心吗？

姬发看着远去的人群，自己孤零零地留在原地，突然像一个小孩一样，感到极度的无助和不尽的迷茫。

姬发迟到了八年的眼泪，此刻才缓缓涌上眼眶。

Chapter 5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姬发满脑子都是殷郊，他不断地梦到殷郊，梦到殷郊自戕、被杀，鲜红的血流了一地，从梦里一直流到梦外。姬发快被逼疯了，他一刻也按捺不住地想要去找殷郊，但崇应彪就像闻到肉味的疯狗，追着他不放。

他不止一次地筹谋过如何悄无声息地杀了崇应彪，那点罪恶感早被火一样的疯狂烧得一干二净，连同着他引以为傲的冷静自持一齐化为灰烬——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去见殷郊。

就在他即将理性崩盘的时候，崇应彪受命去镇压暴动，姬发终于寻得时机溜出王宫。

他这样八面玲珑的人，甚至顾不上跟比干寒暄两句，就一路闯进后院，冲动地一扇一扇推开比干府上各个厢房的房门。

“殷郊！殷郊！”

姬发终于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找到了在地上蜷缩成一团的殷郊。

刺眼的日光从敞开的门外洒进不见天日的狭小空间里，殷郊从散乱的发丝中被迫抬起头，炙热的白光晃疼了他多日藏在黑暗中的眼睛，他下意识伸手去挡。他刚抬起手，就被另一只有力的手狠狠抓住，连带着整个身子撞入一个宽阔温暖的怀抱。

那个人像是害怕极了，抱着他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殷郊觉得被遗留在朝歌王宫的心被这个人带了回来，他空荡荡的躯壳被填满。他的灵魂从漂浮的半空落下，他的眼睛重新看见了日光。

但姬发把他抱得太紧了，像是只要松开手就会死掉一样，勒得他喘不过气。他推了推姬发的胸膛，想要抬头说些什么，姬发却强硬得又抱紧了几分，像要把他凿刻进自己的骨血里。

殷郊这几天失魂落魄，自虐一样的没有吃任何东西，只喝了几坛酒，还有些醉醺醺的感觉，现下竟无力挣开姬发的怀抱。

“姬发，姬发！你放开。”他喊道。

但他话音未落，上方却传来姬发更强硬的低吼，“不放！”

殷郊愣了半晌，他不知道姬发为什么这样失态。他安静地听了一会儿姬发胸膛里的心跳声，这么近，他仍然是听不懂。他感受到姬发温热的气息浸透了几层单薄的衣裳，扑到他身上来，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

殷郊闷闷道，“……姬发，我要喘不过气了。”

姬发这才如梦初醒地放开他。

殷郊憔悴了很多，眼球爬满血丝，眼眶红红的，形状尤美的两瓣唇因干涸而苍白皴裂，姬发忍不住伸手想要抚摸他。

殷郊抓住他的手，他嘴唇张张合合，一时间想说的话太多，但千言万语到嘴边，竟最先问了一句，“你怎么现在才来？”

姬发想要把他抱进怀里，尽管他们离得这样近，但不实实在在地抱着他，总让姬发感到心慌。

不等姬发回答，殷郊又道，“我……”不曾想一开口，眼眶就滚下一滴热泪，沿着下颌滴到冰冷的地上。

姬发匆匆伸出另一只手要拂去他的眼泪。

眼泪却越擦越多。

“我母亲死了……”殷郊从喉咙里发出幼兽般痛苦的低嚎，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仿佛沸腾的水，咕噜咕噜地从母亲的血里冒出。

“姬发！我母亲死了！”殷郊紧紧抓着姬发的手，没察觉竟然生生抓出了血痕，他只痛苦地嚎哭。母亲的血日日夜夜地流，他睁着眼的时候在流，闭着眼的时候也在流，从朝歌王宫一路流入他的胸膛，压得他喘不过气。他以为自己就要被淹死在这不见天日的房间里，姬发来了。

他像一个委屈的孩子，终于将胸膛的血嚎哭出来。

姬发手臂上的血痕被越抓越深，殷郊的恨意从沁出的血珠里长出。他双目赤红，冲着姬发怒吼，“都是苏妲己，她是狐妖，我亲眼所见！是她魅惑了父王，害死了我母亲！我要杀了她、我要杀了她！”

姬发的手臂感受到火辣辣的疼痛，他看着殷郊痛苦的脸，只觉得自己的胸膛仿佛生出一对利爪，把心肝肺全撕个稀烂，五脏六腑剧烈地绞痛。他另一只手抚摸殷郊的脸庞，“我知道，我知道。”

“姬发，我该怎么办？”殷郊的双手握着他的双手，轮廓深邃的眼睛被泪水洗得更加澄澈透亮，也被泪水切割得支离破碎。他就那样毫不设防地瘫坐在地上，仰望着他，衣襟大敞，在空气中裸露出蜜色饱满的胸脯，只要轻轻一拉，松垮的衣袍就会被悉数扯下，将那具丰腴的肉体献给欲望。

姬发的目光往上移，在那苍白的嘴唇上逡巡，眸色暗沉，听见自己越来越粗重的喘息，狭小冰冷的屋子变成一间沸腾的蒸炉。

殷郊仍毫无自觉地挪向他，目光希冀，仿佛姬发是他即将溺亡时最后的浮木，“父王呢？”迎着那样纯粹的目光，姬发的眼神却不可抵抗地沉入他丰满的胸乳，他们贴得这样近，近得他裸露的皮肤能感受到殷郊吹拂的气息。

他不忍心伤害那样无瑕的目光，他斟酌道，“大王似乎还在气头上，你在此处多避几日，大王会理解你的。”

殷郊的目光复又沉下去，脱力地撑着跟前的地板，衣料柔顺的前襟淌到地上，姬发的视线从领口望进去，能直直看见殷郊挺翘的乳头。

殷郊倾身跌入他怀里，打断了他的幻想，熟悉的香气冲入姬发的脑海。

殷郊埋头在姬发颈窝，他已经数日没有合眼，唯有在姬发身边，他才难得感到安宁。酒意和困意齐齐上涌，他神思倦怠，气息温热地扑在姬发裸露的脖子上，“姬发，我这几日恍恍惚惚的，如在梦里一般。我们也许还在行军的路上，我只是在马背上短暂地打了个盹。你将我唤醒，我发现自己正骑着闪电与你们一同赶路，马蹄踩在松软的雪里，发出沙沙的声音。父王走在最前面，而母后也在家里等我回来。”

姬发听了这话，心头却莫名的不安，他曾听闻，只有将死之人，才会混淆现实与梦境的边界。姬发问，“那我呢？现在的我，难道也是你的梦吗？”

殷郊道，“姬发，我不知道。如果你也是我的梦，那么你是我这几日唯一的一个好梦。”

姬发感受到殷郊的声音沉下去，呼吸也慢慢变得平稳，他竟这样靠着自己睡着了。

姬发拂开殷郊额角散乱的碎发，细细端详。殷郊生得一张棱角锋利的脸，眉弓高，鼻梁挺，有一种极富攻击性的美感。他想起殷郊骑着马，脸上沾有凝固的血迹，在漫天飞雪里朝他笑，眼睛明亮又澄澈，野性的气息和纯情的个性竟然这样矛盾而完美地融合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殷郊自己不知道，其实他有时还会露出一丝忧愁的神色。当殷寿的目光忽略他的时候，当他在比试中偶尔失败的时候……他皱着眉，眼里露出孩子般困惑不解的神色，总是让姬发很想吻他。

姬发把他打横抱起来，作为一个成年男子，殷郊是很有分量的，但姬发抱起来时一点也没有摇晃，他轻轻地把殷郊放到床上，趴在床头注视着殷郊。他这一次想到水汽蒸腾中，殷郊和那个举止亲昵的宫女。

姬发抚摸着殷郊柔软苍白的嘴唇，你们接吻了吗？吻过几次呢？睡过了吗？你爱她吗？

姬发空落地想，我算什么呢？你尊贵耀眼的时候，目光总是越过我。你落魄潦倒了，才知道依靠我。

他低头朝那苍白的嘴唇吻了上去。他尝到殷郊咸湿的泪水和嘴唇干裂时腥甜的血液。姬发觉得自己可能是疯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疯的。是看见殷郊落泪时，是在汤池看到他和别人暧昧不清时，或者是在八年前看到他的第一眼起？

他将那两瓣干涸的嘴唇舔吻得湿润柔软。他爬上床，舔吻殷郊的脖颈。他的手从松垮的衣袍伸进去，抚上殷郊饱满结实的胸脯，多年沙场征伐锻炼出的肌肉，隐藏着强悍的爆发力，他的掌心感受到奔涌搏动的血管和隆隆的心跳声，这激起了姬发澎湃的征服欲。他用力地揉捏手下精悍丰满的胸脯，睡梦中的殷郊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吃痛的呻吟，微弱如同梦呓。姬发的手指绕着殷郊的乳晕打转，细碎的酥麻感让殷郊呼吸变得粗重。姬发揉捏殷郊的乳头，清晰地感受到软塌塌的乳头在他的扣弄下充血挺立，像挺翘的红珠。他沿着殷郊的胸脯往下舔吻，含住空气中挺翘的乳头吮吸，殷郊发出难耐的呻吟。他不安地扭动着，胸口的湿热让他在梦中如置云端，他无意识地挺起自己的胸脯，往那柔软湿热的腔道

挺送，想要更多的爱抚。

姬发的舌头顶压那硬挺的乳头，不时用牙尖轻轻啃咬，另一只手揉捏殷郊另一边乳头，殷郊发出一阵一阵的呻吟。姬发的手轻轻一拉，殷郊松松垮垮的衣袍就被轻易打开，他从方块分明的腹肌一路摸到殷郊腿间的性器，上下撻动。殷郊张开口喘息，浑身热起来，脸烧得通红，嘴里发出含糊的呻吟。

姬发松开玩弄他的乳头，那充血硬挺的乳头残余着淫秽的涎水，像熟透的樱桃。姬发低头去吻殷郊的嘴唇，脱下自己的亵裤，握着二人的性器来回动作。

敏感的性器相互研磨，灭顶的快感自下腹酥麻地炸开，电流一样在四肢百骸蔓延。狭小的屋子里充斥着令人脸红的喘息和性器磨动的声音。姬发将头抵在殷郊的胸脯，闷哼一声，和殷郊一同射了。浑浊的白液射在殷郊的胸脯小腹，殷郊呼吸滚烫，却还一派天真地沉在睡梦中。

姬发从他身上爬起来，自己果然总有一天会被殷郊逼疯，除非他也爱上他，或者自己不再爱他。

Chapter End Notes

纠结了好久，我还是决定无限期停更了，非常抱歉，宝宝们不用等我了。

因为三次元生活非常忙，我没有时间继续写，写也是写一段停一段，我很不满意。我感到很难过，我不能做我喜欢的事情，明明他们在我脑海里那样鲜活地度过了一生，我却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世界完整地写下来。我很悲伤。我也想过闭着眼睛写完，但是这样更加伤害我，我想认真地写完，但事实是我真的做不到。

感谢一直等待着我、一路看到这里的各位，我很高兴曾经和你们短暂地分享了我内心的世界。我曾因此感到无比的欣喜，而我如今也因此而更加难过。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继续写下去，期待再会。

下面放大纲：

殷郊死后被带回昆仑，但姬发不知道。他回刑场找尸首，没有找到，伐纣期间一直被殷郊惨死的噩梦惊醒。

殷郊在昆仑重生，身体异样，可孕育孩子。他失去记忆，被杨戩照顾，潜意识觉得杨戩和母亲的气质很相似，于是很依赖杨戩。殷郊想起一些零碎的记忆，要下凡为母亲复仇。广成子让他进日月图修炼法术和磨炼心性，在图中须臾千年。殷郊在日月图中经历了千万次与姬发离死别，他们总是爱上彼此，又不得善果。殷郊每过一柱香会从图中出来一次，而一柱香在图里已是一百年。杨戩作为浮标一直在等他，殷郊看到杨戩就知道自己回到了真实的世界。殷郊最后承受不住日月图的威力，失去了对姬发的记忆。

人间战事告急，殷郊没有完整地修炼完便下凡助武王伐纣，结果被坑骗入纣王的阵营。在大战之中，他们终于相见。姬发射瞎殷郊的一只眼睛，杀了纣王，将殷郊带回镐京。

殷郊记得所有人，唯独忘了姬发。但见到姬发时，殷郊却不自觉地被姬发吸引。只是二人仙凡有别，殷郊不敢表露，反而疏远，使姬发伤心。姬发又见殷郊与杨戩亲密无间，更是嫉恨。姬发而后失去理智，于是将殷郊诓骗囚禁在镐京，强迫他，且诱骗他生了自己的孩子。殷郊在镐京终日郁郁寡欢，姬发终于还是不忍心，放他离开。姬发也幻想过，殷郊会不会仍留在他的王宫等他，但姬发去的时候，发现殷郊早就走了，殿内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姬发郁卒多年的心病发作，咳出一大口血，身体从此逐渐衰弱，克殷二年，便与世长辞。

姬发临死前，梦见自己只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殷郊将他唤醒，他们的军队还在雪地上行走，马蹄踩在雪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他们打了胜仗，朝歌子民都在等他们归来。朝歌、昆仑、镐京，原来都是一场梦。殷郊还在他身边，与他嬉

笑，并不恨他，他们还像最初的那样干净、赤诚，对未来充满了少年人的幻想。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